大行秦主禮儀官漢景改為大鴻臚令不知鴻臚為大行

史會

漢司馬遷子長班固孟堅宋范曄蔚宗本史

渤海王家植批點

中和考第二十二

禮書

洋洋美德乎宰制萬物役使羣衆豈人力也哉余至大行禮官觀三代損益乃知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其所由來尚矣人道經緯萬端規矩無所不貫誘進以仁義束縛以刑罰故德厚者位尊祿重者寵榮所以

總一海內而整齊萬民也人體安駕乘爲之金輿錯衡
以繁其飾目好五色爲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耳樂鍾
磬爲之調諧八音以蕩其心口甘五味爲之庶羞酸鹹
以致其美情好珍善爲之琢磨圭璧以通其意故大路
越席皮弁布裳朱絃洞越大羹玄酒所以防其淫侈救
其彫敝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貴賤之序下及黎庶車輿
衣服宮室飲食嫁娶喪祭之分事有宜適物有節文仲
尼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周衰禮廢樂壞
大小相踰管仲之家兼備三歸循法守正者見侮於世

襲秦好道其揆一也

奢溢僭差者謂之顯榮自子夏門人之高弟也猶云出見紛華盛麗而說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心戰未能自決而況中庸以下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乎孔子曰必也正名於衛所居不合仲尼沒後受業之徒沈湮而不舉或適齊楚或入河海豈不痛哉至秦有天下悉內六國禮儀采擇其善雖不合聖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濟濟依古以來至于高祖光有四海叔孫通頗有所增益減損大抵皆襲秦故自天子稱號下至佐僚及宮室官名少所變改孝文即位有司議欲定儀禮孝文好道

論禮而突出鼂錯一事深明定上下一民志之禮意

家之學以爲繁禮飾貌無益於治躬化謂何耳故罷去之孝景時御史大夫鼂錯明於世務刑名數干諫孝景曰諸侯藩輔臣子一例古今之制也今大國專治異政不禀京師恐不可傳後孝景用其計而六國畔逆以錯首名天子誅錯以解難事在袁盎語中是後官者養交安祿而已莫敢復議今上即位招致儒術之士徧同令共定儀十餘年不就或言古者太平萬民和喜瑞應辨至乃采風俗定制作上聞之制詔御史曰蓋受命而王各有所由興殊路而同歸謂因民而作追俗爲制也議者咸稱

此武帝雄才大畧處

太古百姓何望漢亦一家之事典法不傳謂子孫何化隆者閎博治淺者褊狹可不勉歟乃以太初之元改正朔易服色封泰山定宗廟百官之儀以爲典常垂之於後云禮由人起人生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忿忿而無度量則爭爭則亂先王惡其亂故制禮義以分之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不窮於物物不屈於欲二者相待而長是禮之所起也故禮者養也稻粱五味所以養口也椒蘭芬茝所以養鼻也鍾鼓管絃所以養耳也刻鏤文章所以養目也疏房牀第簀所以養體也故禮者養

文法變　幻

也君子既得其養又好其辨也所謂辨者貴賤有等長
少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也故天子大路越席所以養
體也側載臭茝所以養鼻也前有錯衡所以養目也和
鸞之聲步中武象騶中韶濩所以養耳也故大路之馬
必信至教順然後乘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士出死要
節之所以養生也孰知夫輕費用之所以養財也孰知
夫恭敬辭讓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禮義文理之所以
養情也人苟生之爲見若者必死苟利之爲見若者必
害怠惰之爲安若者必危情性之爲安若者必滅故聖

漢人能闢墨乎兼欲破光

人一之於禮義則兩得之矣一之於性情則兩失之矣故儒者將使人兩得之者也墨者將使人兩失之者也是儒墨之分治辨之極也彊固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總也王公由之所以一天下臣諸侯也弗由之所以捐社稷也○凡禮始乎脫成乎文終乎稅（悅同）故至備情文俱盡其次情文代勝其下復情以歸太一

樂書

余每讀虞書至於君臣相敕維是幾安而股肱不良萬事墮壞未嘗不流涕也成王作頌推己懲艾悲彼家難

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故曰樂勝則流太史公可與言樂理矣

可不謂戰戰恐懼善守善終哉君子不爲約則脩德滿則棄禮佚能思初安能惟始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非大德誰能如斯傳曰治定功成禮樂乃興海內人道益深其德益至所樂者益異滿而不損則溢盈而不持則傾凡作樂者所以節樂君子以謙退爲禮以損減爲樂樂其如此也以爲州異國殊情習不同故博采風俗協比聲律以補短移化助流政教天子躬於明堂臨觀而萬民咸蕩滌邪穢斟酌飽滿以飾厥性故云雅頌之音理而民正嘄噭叫擊之聲興而士奮鄭衛之曲動而心淫及

二世高流湎以忘本郎漢之所述作樂可知也中有不滿故就事直志

其調和諧合鳥獸盡感而況懷五常含好惡自然之勢
也治道虧缺而鄭音興起封君世辟名顯鄰州爭以相
高自仲尼不能與齊優遂容於魯雖退正樂以誘世作
五章以刺時猶莫之化陵遲以致六國流沔沈佚遂往
不反卒於喪身滅宗并國於秦秦二世尤以為娛丞相
李斯進諫曰放棄詩書極意聲色祖伊所以懼也輕積
細過恣心長夜紂所以亡也趙高曰五帝三王樂各殊
名示不相襲朝廷下至人民得以接歡喜合殷勤非此
和說不通解澤不流亦各一世之化度時之樂何必華

山之縣耳而后行遠乎二世然之高祖過沛詩三侯之章令小兒歌之高祖崩令沛得以四時歌儛宗廟孝惠孝文孝景無所增更於樂府習常隸舊而已至今上卽位作十九章令侍中李延年次序其聲拜爲協律都尉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皆集會五經家相與共講習讀之乃能通知其意多爾雅之文漢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一甘泉以昏時夜祠到明而終常有流星經於祠壇上使僮男僮女七十人俱歌春歌青陽夏歌朱明秋歌西皥冬歌玄冥世多有故不論又嘗得神馬渥洼

水中復次以爲太一之歌歌曲曰太一貢兮天馬下霑
赤汗兮沫流赭騁容與兮跇萬里今安匹兮龍與友後
伐大宛得千里馬馬名蒲梢次作以爲歌歌詩曰天馬
來兮從西極經萬里兮歸有德承靈威兮降外國涉流
沙兮四夷服中尉汲黯進曰凡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
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爲歌協於宗廟先帝百
姓豈能知其音邪上默然不說丞相公孫弘曰黯誹謗
聖制當族
罷棹皇考園陵

平帝元始中大司馬王莽奏本始元年丞相義等議謚孝宣皇帝親曰悼園置邑三百家至元康元年丞相相等奏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益故奉園民滿千六百家以爲縣臣愚以爲皇考廟本不當立累世奉之非是又孝文太后南陵孝昭太后雲陵園雖前以禮不復修陵名未正謹與大司徒晏等百四十七人議皆曰孝宣皇帝以兄孫繼統爲孝昭皇帝後以數故孝元世以孝景皇帝及皇考廟親未盡不毀此兩統貳父違於禮制案義奏親謚曰悼裁置

犍爲古磬

此方是真經術

奉邑皆應經義相奏悼園稱皇考立廟益民爲縣違離祖統乖繆本義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者乃謂若虞舜夏禹殷湯周文漢之高祖受命而王者也非謂繼祖統爲後者也臣請皇高祖考廟奉明園毀勿修罷南陵雲陵爲縣奏可○成帝時犍爲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議者以爲善祥劉向因是說上宜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隆雅頌之聲盛揖讓之容以風化天下如此而不治者未之有也或曰不能具禮禮以養人爲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者也刑罰之過或至死傷今之刑非

皋陶之法也而有司請定法削則削筆則筆救時務也
至於禮樂則曰不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爲其
俎豆筦弦之間小不備因是絕而不爲是去小不備而
就大不備大不備或莫甚焉夫教化之比於刑法刑法
輕是舍所重而急所輕也且教化所恃以爲治也刑罰
所以助治也今廢所恃而獨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
也自京師有誖逆不順之子孫至於陷大辟受刑戮者
不絕繇不習五常之道也夫承千歲之衰周繼秦之餘
敝民漸漬惡俗貪饕險詖不閑義理不示以大化而獨

毆以刑罰終巳不改故曰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初叔
孫通將制定禮儀見非於齊魯之士然卒爲漢儒宗業
垂後嗣斯成法也成帝以向言下公卿議

仲夏桃印

仲夏之月萬物方盛日夏至陰氣萌作恐物不楙其禮
以朱索連葷菜彌牟朴蠱鍾以桃印長六寸方三寸五
色書文如法以施門戶代以所尚爲飾夏后氏金行作
葦茭言氣交也殷人水德以螺首愼其閉塞使如螺也
周人木德以桃爲更言氣相更也漢兼用之故以五月

五日朱索五色印爲門戶飾以難止惡氣

季冬大儺

先臘一日大儺謂之逐疫其儀選中黃門子弟年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爲侲子皆赤幘皁製執大鼗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十二獸有衣毛角中黃門行之冗從僕射將之以逐惡鬼于禁中夜漏上水朝臣會侍中尚書御史謁者虎賁羽林郎將執事皆赤幘陛衛乘輿御前殿黃門令奏曰侲子備請逐疫於是中黃門倡侲子和曰甲作食殃胇胃食虎

可見西陽雜俎載諸鬼神名不爲無稽夢神云婆珊婆演帝豈伯奇耶

雄伯食魅騰簡食不祥攬諸食咎伯奇食夢強梁祖明
共食磔死寄生委隨食觀錯斷食巨窮奇騰根共食蠱
凡使十二神追惡凶赫女軀拉女幹節解女肉抽女肺
腸女不急去後者爲糧因作方相與十二獸儛嚾呼周
徧前後省三過持炬火送疫出端門門外騶騎傳炬出
宮司馬闕門門外五營騎士傳火棄雒水中百官官府
各以木面獸能爲儺人師訖設桃梗鬱儡葦茭畢執事
陛者罷葦戟桃杖以賜公卿將軍特侯諸侯云
光祿大夫周舉

不易之論

梁太后臨朝詔以殤帝幼崩廟次宜在順帝下太常馬
訪奏宜如詔書諫議大夫呂勃以爲應依昭穆之序先
殤帝後順帝詔下公卿舉議曰春秋魯閔公無子庶兄
僖公代立其子文公遂躋僖於閔上孔子譏之書曰有
事於太廟躋僖公傳曰逆祀也及定公正其序經曰從
祀先公爲萬世法也今殤帝在先於秩爲父順帝在後
於親爲子先後之義不可改昭穆之序不可亂呂勃議
是也太后下詔從之

律曆考第二十三

律書

術曰以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以上生者四其實三其法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置一而九三之以爲法實如法得長一寸凡得九寸命曰黃鍾之宮故曰音始於宮窮於角數始於一終於十成於三氣始於冬至周而復生神生於無形成於有形然後數形而成聲故曰神使氣氣就形形理如類有可類或未形而未類或同形而同類類而可班類而可識聖人知天地識之別

字辨　疑理遂辨

故從有以至未有以得細若氣微若觳然聖人因神而存之雖玅必效情核其華道者明矣非有聖心以乘聰明孰能存天地之神而成形之情哉神者物受之而不能知及其去來故聖人畏而欲存之唯欲存之神之亦存其欲存之者故莫貴焉

歷書

昔自在古歷建正作於孟春於是氷泮發蟄百草奮興秭鳺先滜物迺歲具生於東次順四時卒于冬分時雞三號卒明撫十二節卒于丑日月成故明也明者孟也

幽者幼也幽明者雌雄也雌雄代興而順至正之統也
日歸于西起明于東。月歸于東起明于西正不率天又不
由人則凡事易壞而難成矣王者易姓受命必愼始初
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順承厥意○太史公曰神農
以前尚矣盖黃帝考定星歷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閏餘
於是有天地神祇物類之官是謂五官各司其序不相
亂也民是以能有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
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災禍不生所求不匱少
皞氏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擾不可放物禍菑荐至

正月爲陬攝提星名隨斗杓所指

莫盡其氣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其後三苗服九黎之德故二官咸廢所職而閏餘乖次孟陬殄滅攝提無紀曆數失序堯復遂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而立羲和之官明時正度則陰陽調風雨節茂氣至民無夭疫年耆禪舜申戒文祖云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由是觀之王者所重也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蓋三王之正若循環窮則反本天下有道則不失紀序無道則正朔不行於諸侯幽厲之後

周室微陪臣執政史不記時君不告朔故疇人子弟分
散或在諸夏或在夷狄是以其禨祥廢而不統周襄王
二十六年閏二月而春秋非之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
始舉正於中歸邪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
民則不惑歸邪於終事則不悖其後戰國並爭在於彊
國禽敵救急解紛而已豈遑念斯哉是時獨有鄒衍明
於五德之傳而散消息之分以顯諸侯而亦因秦滅六
國兵戎極煩又升至尊之日淺未暇遑也而亦頗推五
勝而自以為獲水德之瑞更名河曰德水而正以十月

色上黑然歷度閏餘未能睹其真也漢興高祖曰北畤待我而起亦自以爲獲水德之瑞雖明習歷及張蒼等咸以爲然是時天下初定方綱紀大基高后女主皆未遑故襲秦正朔服色至孝文時魯人公孫臣以終始五德上書言漢得土德宜更元改正朔易服色當有瑞瑞黃龍見事下丞相張蒼張蒼亦學律歷以爲非是罷之其後黃龍見成紀張蒼自黜所欲論著不成而新垣平以望氣見頗言正歷服色事貴幸後作亂故孝文帝廢不復問至今上即位招致方士唐都分其天部而巴落

下閎運筭轉歷然後日辰之度與夏正同乃改元更官號封泰山因詔御史曰乃者有司言星度之未定也廣延宣問以理星度未能詹也盖聞昔者黃帝合而不死名察度驗定清濁起五部建氣物分數然盖尚矣書缺樂弛朕甚閔焉朕唯未能循明也紬績日分率應水德之勝今日順夏至黃鐘爲宮林鐘爲徵太蔟爲商南宮爲羽姑洗爲角自是以後氣復正羽聲復清名復正變以至子日當冬至則陰陽離合之道行焉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已詹其更以七年爲太初元年年名焉逢攝

雅　太初歷

提格月名畢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

漢律歷志

凡律、度、量、衡、用銅者名自名也所以同天下齊風俗也銅爲物之至精不爲燥溼寒暑變其節不爲風雨暴露改其形介然有常有似扵士君子之行是以用銅也用竹爲引者事之宜也

遂詔卿遂遷（公孫　壺　司馬）與侍郎尊大典星射姓等議造漢歷迺定東西立晷儀下漏刻以追二十八宿相距扵四方舉終以定朔晦分至躔離弦望迺以前歷上元泰初四千六

百一十七歲至於元封七年復得閼逢[甲]攝[寅]提格之
歲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太歲在子
已得太初本星度新正姓等奏不能為算願募治曆者
更造密度各自增減以造漢太初曆廼選治曆鄧平及
長樂司馬可酒泉侯宜君侍郎尊及與民閒治曆者凡
二十餘人方士唐都巴郡落下閎與焉都分天部而閎
運算轉曆其法以律起曆曰律容一龠積八十一寸則
一日之分也與長相終律長九寸百七十一分而終復
三復而得甲子夫律陰陽九六爻象所從出也故黃鐘

紀元氣之謂律律法也莫不取法焉與鄧平所治同於
是皆觀新星度日月行更以算推如閎平法法一月之
日二十九日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先藉半日名曰陽
歷不藉名曰陰歷所謂陽歷者先朔月生陰歷者朔而
後月迺生平曰陽歷朔皆先旦月生以朝諸侯王群臣
便乃詔遷用鄧平所造八十一分律歷罷廢尤疏遠者
十七家復使校歷律昏明宦者淳于陵渠復覆太初歷
晦朔弦望皆最密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渠奏狀遂
用鄧平歷以平為太史丞

周道既衰幽王既喪天子不能班朔魯歷不正以閏餘一之歲爲蔀首故春秋刺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於是辰在申而司歷以爲在建戌史書建亥哀十二年亦以建申流火之月爲建亥而怪蟄蟲之不伏也自文公閏月不告朔至此百有餘年莫能正歷數故子貢欲去其餼羊孔子愛其禮而著其法於春秋經曰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於朝言告朔也

元典歷始曰元傳曰元善之長也共養三德爲善又曰元體之長也合三體而爲之原故曰元扵春三月每月書王元之三統也三統合扵一元故因元一而九三之以爲法十一三之以爲實實如法得一黃鐘初九律之首陽之變也因而六之以九爲法得林鐘初六呂之首陰之變也皆參天兩地之法也上生六而倍之下生六而損之皆以九爲法九六陰陽夫婦子母之道也律娶妻而呂生子天地之情也六律六呂而十二辰立矣五聲清濁而十日行矣傳曰天六地五數之常也天有六

氣降生五味夫五六者天地之中合而民所受以生也故日有六甲辰有五子十一而天地之道畢言終而復始太極中央元氣故爲黃鐘其實一龠以其長自乘故八十一爲日法所以生權衡度量禮樂之所由出也經元一以統始易太極之首也春秋二以目歲易兩儀之中也於春每月書王易三極之統也於四時雖無事必書時月易四象之節也時月以建分至啓閉之分易八卦之位也象事成敗易吉凶之効也朝聘會盟易大業之本也故易與春秋天人之道也傳曰龜象也筮數也

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是故元始有象一也春秋二也三統三也四時四也合而爲十成五體以五乘十大衍之數也而道據其一其餘四十九所當用也故著以爲數以象兩兩之又以象三三之又以象四四之又歸奇象閏十九及所據一加之因以再扐兩之是爲月法之實如日法得一則一月之日數也而三辰之會交矣是以能生吉凶故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

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幷終數爲十
九易窮則變故爲閏法參天九兩地十是爲會數參天
數二十五兩地數三十是爲朔望之會以會數乘之則
周扵朔旦冬至是爲會月九會而復元黃鍾初九之數
也經扵四時雖無事必書時月時所以紀啓閉也月所
以紀分至也啓閉者節也分至者中也節不必在其月
故時中必在正數之月故傳曰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扵
始舉正扵中歸餘扵終履端扵始序則不愆舉正扵中
民則不惑歸餘扵終事則不誖此聖王之重閏也以五

位乘會數而朔旦冬至是爲章月四分月法以其一乘
章月是爲中法參閏法爲周至以乘月法以減中法而
約之則六扐之數爲一月之閏月其餘七分此中朔相
求之術也朔不得中是爲閏月言陰陽雖交不得中不
生故日法乘閏法是爲統歲三統是爲元歲元歲之閏
陰陽災三統閏法
易九戹曰初入元百六陽九次三百七十四陰九次四
百八十陽九次七百二十陰七次七百二十陽七次六
百陰五次六百陽五次四百八十陰三次四百八十陽

三凡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與一元終經歲四千五百六
十災歲五十七
傳曰周正月火出扵夏爲三月商爲四月周爲五月夏
數得天得四時之正也三代各據一統明三統常合而
迭爲首登降三統之首周還五行之道也故三五相包
而生天統之正始施扵子半日萌色赤地統受之扵丑
初日肇化而黃至丑半日牙化而白人統受之扵寅初
日孽成而黑至寅半日生成而青天施復扵子地化自
丑畢扵辰人生自寅成扵申故曆數三統天以甲子地

以甲辰人以甲申孟仲季迭用事爲統首三微之統既
著而五行自青始其序亦如之五行與三統相錯傳曰
天有三辰地有五行然則三統五星可知也易曰參五
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
下之象太極運三辰五星扵上而元氣轉三統五行扵
下其扵人皇極統三德五事故三辰之合扵三統也日
合扵天統月合扵地統斗合扵人統五星之合扵五行
水合扵辰星火合扵熒惑金合扵太白木合扵歲星土
合扵塡星三辰五星而相經緯也天以一生水地以二

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五勝相乘
以生小周以乘乾坤之策而成大周陰陽比類交錯相
成故九六之變登降於六體三微而成著三著而成象
二象十有八變而成卦四營而成易為七十二參三統
兩四時相乘之數也參之則得乾之策兩之則得坤之
策以陽九九之為六百四十八以陰六六之為四百三
十二凡一千八十陰陽各一卦之微算策也八之為八
千六百四十而八卦小成引而信之又八之為六萬九
千一百二十天地再之為十三萬八千二百四十然後

大成五星會終編類而長之以乘章歲爲二百六十二
萬六千五百六十而與日月會三會爲七百八十七萬
九千六百八十而與三統會三統二千三百六十三萬
九千四十而復於太極上元九章歲而六之爲法太極
上元爲實如法得一陰一陽各萬一千五百二十當萬
物氣體之數天下之能事畢矣

後漢律曆

記稱大橈作甲子隸首作數二者既立以比日表以管
萬事夫一十百千萬所同用也律度量衡曆其別用也

故體有長短檢以度物有多少受以量量有輕重平以權衡聲有清濁協以律呂三光運行紀以曆數然後幽隱之情精微之變可得而綜也○書稱朞三百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是以天子必置日官諸侯必置日御世脩其業以考其術舉全數而言故曰六日其實五日四分之一日日行一度而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有畸日官當會集此之遲疾以考成晦朔錯綜以設閏月閏月無中氣而北斗邪指兩辰之間所以異於他月也 杜預

天行不息日月星辰各運其舍皆動物也物動則不一雖行度大量可得而限累日爲月以新故相序不得不有毫毛之差此自然理也故春秋日有頻月而食者曠年不食者理不得一而筭守恒數故曆無不有差失也始失於毫毛而尚未可覺積而成多以失弦望朔晦則不得不改憲以從之書所謂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易所謂治曆明時言當順天以求合非爲合以驗天者也杜預

靈帝熹平四年五官郎中馮光沛相上計掾陳晃言曆

元不正故妖民叛寇益州盜賊相續爲曆用甲寅爲元
而用庚申圖緯無以庚爲元者近秦所用代周之元太
史治曆郎中郭香劉固意造妄說乞與本庚申元經緯
有明受虛欺重誅乙卯詔書下三府與儒林明道者詳
議務得道眞以羣臣會司徒府議議郎蔡邕議以爲曆
數精微去聖久遠得失更迭術術無常是以承秦曆用
顓頊元用乙卯百有二歲孝武皇帝始改正朔曆用太
初元用丁丑行之百八十九歲孝章皇帝改從四分元
用庚申今光晃各以庚申爲非甲寅爲是案曆法黃帝

顓頊夏殷周魯凡六家各自有元光晃所據則殷曆元
也他元雖不明於圖讖各家術皆當有效於其當時黄
帝始用太初丁丑之元有六家紛錯爭訟是非太史令
張壽王挾甲寅元以非漢曆雜候清臺課在下第卒以
疏闊連見劾奏太初效驗無所漏失是則雖非圖讖之
元而有效於前者也及用四分以來考之行度密於太
初是又新元效於今者也延光元年中謁者亶誦亦非
四分庚申上言當用命曆序甲寅元公卿百寮參議正
處竟不施行且三光之行遲速進退不必若一術家以

算追而求之取合於當時而已故有古今之術今之不
能上通於古亦猶古術之不能下通於今也元命苞乾
鑿度皆以爲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及命曆序
積獲麟至漢起庚子蔀之二十三歲竟已酉戊子及丁
卯蔀六十九歲合爲二百七十五歲漢元年歲在乙未
上至獲麟則歲在庚申推此以上上極開闢則不在庚
申讖雖無文其數見存而光晃以爲開闢至獲麟二百
七十五萬九千八百八十六歲獲麟至漢百六十二歲
轉差少一百一十四歲云當滿足則上違乾鑿度元命

明白易見

苞中使獲麟不得在哀公十四年下不及命曆序獲麟
漢相去四蔀年數與奏記譜注不相應當今曆正月癸
亥朔光晃以爲乙丑朔乙丑之與癸亥無題勒款識可
與衆共別者須以弦望晦朔光魄虧滿可得而見者考
其符驗而光晃曆以考靈曜二十八宿度數及冬至日
所在與今史官甘石舊文錯異不可考校以今渾天圖
儀撿天文亦不合於考靈曜光晃誠能自依其術更造
望儀以追天度遠有驗於圖書近有效於三光可以易
奪甘石窮服諸術者實宜用之難問光晃但言圖讖所

言不服元和二年二月甲寅制書曰朕聞古先聖王先
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史官用太初鄧平術冬至
之日日在斗二十二度而曆以爲牽牛中星先立春一
日則四分數之立春也而以折獄斷大刑於氣已迕用
望平和蓋亦遠矣今改行四分以遵於堯以順孔聖奉
天之文是始用四分曆庚申元之詔也深引河洛圖讖
以爲符驗非史官私意獨所興構而光晃以爲固意造
妄說違及經文謬之甚者昔堯命羲和曆象日月星辰
舜叶時月正日湯武革命治曆明時可謂正矣且猶遇

更駁得消理

水遭旱戒以蠻夷猾夏寇賊姦宄而光晃以爲陰陽不
和姦臣盜賊皆元之咎誠非其理元和二年乃用庚申
至今九十二歲而光晃言秦所用代周之元不知從秦
來漢三易元不常庚申光晃區區信用所學亦妄虛無
造欺語之愆至於改朔易元往者壽王之術已課不效
亶誦之議不用元和詔書文備義著非羣臣議者所能
變易太尉耽司徒隗司空訓以邕議劾光晃不敬正鬼
薪法詔書勿治罪
昔者聖人之作曆也觀琁璣之運三光之行道之發斂

景之長短斗綱之建青龍所躔參伍以變錯綜其數而
制術焉天之動也一晝一夜而運過周星從天而西日
違天而東日之所行與運周在天成度在曆成日居以
列宿終于四七受以甲乙終于六旬日月相推日舒月
速當其同謂之合朔舒先速後近一遠三謂之弦相與
爲衡分天之中謂之望以速及舒光盡體伏謂之晦晦
朔合離斗建移辰謂之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冬夏之
間則有春有秋是故日行北陸謂之冬西陸謂之春南
陸謂之夏東陸謂之秋日道發南去極彌遠其景彌長

遠長乃極冬乃至焉日道斂北去極彌近其景彌短近
短乃極夏乃至焉二至之中道齊景正春秋分焉日周
于天一寒一暑四時備成萬物畢改攝提遷次青龍移
辰謂之歲歲首至也月首朔也至朔同日謂之章同在
日首謂之蔀蔀終六旬謂之紀歲朔又復謂之元是故
日以實之月以閏之時以分之歲以周之章以明之蔀
以部之紀以記之元以原之然後雖有變化萬殊贏朒
無方莫不結系于此而稟正焉極建其中道營于外璇
衡追日以察斂光道生焉孔壺爲漏浮箭爲刻下漏數

刻以考中星昏明生焉日有九道月有九行九行出入
而交生焉朔會望衡鄰於所交虧薄生焉月有晦朔星
有合見月有弦望星有留逆其歸一也步術生焉金水
承陽先後日下速則先日遲而後留留而後逆逆與日
違違而後速速與日競競又先日遲速順逆晨夕生焉日
月五緯各有終原而七元生焉見伏有日留行有度而
率數生焉參差齊之多少均之會終生焉引而伸之觸
而長之探賾索隱鉤深致遠無幽碎潛伏而不以其精
者然故陰陽有分寒暑有節天地貞觀日月貞明若夫

祐術開業淳燿天先重黎其上也承聖帝之命若昊天
典曆象三辰以授民事立閏定時以成歲功羲和其隆
也取象金火革命創制治曆明時應天順民湯武其盛
也及王德之衰也無道之君亂之於上頑愚之吏失之
於下夏后之時羲和滛湎廢時亂日胤乃征之紂作滛
虐喪其甲子武王誅之夫能貞而明之者其興也勃焉
回而敗之者其亡也忽焉巍巍乎若道天地之綱紀帝
王之壯事是以聖人寳焉君子勤之夫曆有聖人之德
六焉以本氣者尚其體以綜數者尚其文以考類者尚

其象以作事者尚其時以占往者尚其源以知來者尚其流大槩載之吉凶生焉是以君子將有興焉咨焉而以從事受命而莫之違也若夫用天因地揆時施教須諸明堂以爲民極者莫大乎月令帝王之大司備矣天下之能事畢矣過此而往羣忌苟禁君子未之或知也

爵名古質

選舉考第二十四

爵、一級曰公士、師古曰、言有爵命異於士、卒、故稱公士也、二上造、師古曰、造成也、言有成命於上也、三簪褭、師古曰、以組帶馬曰褭、簪褭者、言飾此馬也、四不更、師古曰、言不豫更卒之事也、五大夫、師古曰、列位從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師古曰、加官公者、示稍尊也、八公乘、師古曰、言其得乘公家之車也、九五大夫、師古曰、大夫之尊也、十左庶長、十一右庶長、師古曰、庶長、言爲衆列之長也、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師古曰、更言主領更卒部其役使也、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師古曰、言皆主上造之士也、十七駟車庶長、師古曰、言乘駟馬之車、而爲衆長也、十八大庶長、師古曰、又更尊也、十九關內侯、師古曰、言有侯號而居京畿、無國邑、二

二十七　上四百六十

十徹侯、師古曰言其爵位上通於天子　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
戶以上爲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爲長、秩五百石
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爲長吏、百
石以下有斗食佐使之秩、是爲小吏、大率十里一亭、亭
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三老掌教化
嗇夫聽訟收賦稅、游徼徼循禁盜賊、縣大率方百里、其
民稠則減、稀則曠、鄉亭亦如之、皆秦制也、列侯所食縣
曰國、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蠻夷曰道、凡縣道
國邑千五百八十七、鄉六千六百二十二、亭二萬九千

六百三十五

後漢官俸

百官受奉例、大將軍三公奉月三百五十斛、中二千石奉月百八十斛、二千石奉月百二十斛、比二千石奉月百斛、千石奉月八十斛、六百石奉月七十斛、比六百石奉月五十斛、四百石奉月四十五斛、比四百石奉月四十斛、三百石奉月四十斛、比三百石奉月三十七斛、二百石奉月三十斛、比二百石奉月二十七斛、一百石奉月十六斛、斗食奉月一斛、佐史奉月八斛、凡諸受奉皆

半錢半穀

漢官儀

尚書郎入直臺中、宮供新青縑白綾被、或錦被、晝夜更宿、帷帳畫通中枕、卧旃蓐、冬夏隨時改易、大官供食五日一美食、下天子一等、尚書郎伯使二人、女侍史二人、皆選端正者、伯使從至止車門還、女侍史絜被服、執香爐燒燻、從入臺中、給使護衣服也、

國用考第二十五

平準書

又造銀錫爲白金以爲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圜之其文龍名曰白選直三千二曰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撱之其文龜直三百

食貨志 說先王富而教之大有原委是儒者之言似荀子又似管子

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食謂農殖嘉穀可食之物貨謂布帛可衣及金刀龜貝所以分財布利通有無者也

二者生民之本與自神農之世斲木為耜煣木為耒耒
耨之利以教天下而食足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
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貨通食足貨通然後國
實民富而教化成黄帝以下通其變使民不倦堯命四
子以敬授民時舜命后稷以黎民阻饑是為政首禹平
洪水定九州制土田各因所生遠近賦入貢棐楙遷有
無萬國作乂殷周之盛詩書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
故易稱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
曰仁何以聚人曰財財者帝王所以聚人守位養成羣

生奉順天德治國安民之本也故曰不患寡而患不均
不患貧而患不安盖均亡貧和亡寡安亡傾是以聖王
域民築城郭以居之制廬井以均之開市肆以通之設
庠序以教之士農工商四民有業學以居位曰士闢土
殖穀曰農作巧成器曰工通財鬻貨曰商聖王量能授
事四民陳力受職故朝亡廢官邑亡敖民地無曠土理
民之道地著爲本故必建步立畮正其經界六尺爲步
步百爲畮畮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方一里是
爲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畮公田十畮是爲八百

八十畮餘二十畮以爲廬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民是以和睦而教化齊同力役生産可得而平也民受田上田夫百畮中田夫二百畮下田夫三百畮歲耕種者爲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爲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爲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農民戶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爲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此謂平土可以爲法者也若山林藪澤原陵淳鹵之地各以肥磽多少爲差有賦有稅稅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賦共車馬甲兵士徒之

役克賓府庫賜予之用歲給郊社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費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七十以上上所養也十歲以下上所長也十一以上上所彊也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田中不得有樹用妨五穀力耕數耘收穫如寇盜之至還廬樹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來果切)殖扵疆埸鷄豚狗彘毋失其時女修蠶織則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在壄曰廬在邑曰里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鄉萬二千五百戸也鄰長位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

級至鄉而爲卿也扵里有序而鄉有庠序以明教庠則行禮而視化焉春令民畢出在壄冬則畢入扵邑其詩曰四之日舉止同我婦子饁彼南畝又曰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嗟我婦子聿爲改歲入此室處所以順陰陽備寇賊習禮文也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扵右塾鄰長坐扵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挈冬民旣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與歌詠各言其傷

是月餘子亦在于序室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
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
知朝廷君臣之禮其有秀異者移鄉學于庠序庠序之
異者移國學于少學諸侯歲貢少學之異者於天子學
于大學命曰造士行同能偶則別之以射然後爵命焉
孟春之月羣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詩獻
之大師比其音律以聞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窺牖戶而
知天下此先王制土處民富而教之之大畧也故孔子
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故民

皆勸功樂業先公而後私其詩曰有渰淒淒興雲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畜衣食足而知榮辱廉讓生而爭訟息故三載考績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成此功也三考黜陟餘三年食進業曰登再登曰平餘六年食三登曰泰平二十七歲遺九年食然後王德流洽禮樂成焉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繇此道也周室旣衰暴君汚吏慢其經界繇役橫作政令不行上下相詐公田不治故魯宣公初稅畮春秋譏焉於是上貪民怨災害生而禍亂

後世得悝鞅之說而善用之猶蜀名臣

作陵夷至於戰國貴詐力而賤仁誼先富有而後禮讓是時李悝爲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以爲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參分去二爲田六百萬畮治田勤謹則畮益三升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爲粟百八十萬石矣又曰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善爲國者使民無傷而農益勸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畮歲收畮一石半爲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餘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終歲爲粟九十石餘有

四十五石石三十爲錢千三百五十除社閭嘗新春秋之祠用錢三百餘千五十衣人率用錢三百五人終歲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喪之費及上賦斂又未與此此農夫所以常困有不勸耕之心而令糴至於甚貴者也是故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孰上孰其收自四餘四百石中孰自三餘三百石下孰自倍餘百石小饑則收百石中饑七十石大饑三十石故大孰則上糴三而舍一中孰則糴二下孰則糴一使民適足賈平則止小饑則發小孰之所斂中饑則發中孰

之所斂大饑則發大孰之所斂而糴之故雖遇饑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以補不足也行之魏國國以富強及秦孝公用商君壞井田開仟伯急耕戰之賞雖非古道猶以務本之故傾鄰國而雄諸侯然王制遂滅僭差亡度庶人之富者累鉅萬而貧者食糟糠有國彊者兼州域而弱者喪社稷至扵始皇遂并天下內興工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賦發閭左之戍男子力耕不足糧饟女子紡績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政猶未足以澹其欲也海內愁怨遂用潰畔

甽音犬反或作畎壟也

自有其理挪子厚記后乳後出又人也

武帝以趙過為搜粟都尉過能為代田一畮三甽歲代處故曰代田古法也后稷始甽田以耜為耦廣尺深尺曰甽長終畮一畮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種扵三甽中苗生葉以上稍耨隴草因隤其土以附苗根故其詩曰或芸或芓黍稷儗儗芸除草也芓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盛暑隴盡而根深能（耐同）風與旱故儗儗而盛也其耕耘下種田器皆有便巧

故御史屬徐宮家在東萊言往年加海租魚不出長老皆言武帝時縣官嘗自漁海魚不出後復予民魚乃出

凡貨金錢布帛之用夏殷以前其詳靡記云太公爲周
立九府圜法黄金方寸而重一斤錢圜函方輕重以銖
布帛廣二尺二寸爲幅長四丈爲匹故貨寶於金利於
刀布於布束於帛
管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曰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
有緩急故物有輕重人君不理則畜賈游於市乘民之
不給百倍其本矣故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
國必有千金之賈者利有所幷也計本量委則足矣然
而民有饑餓者穀有所藏也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

法易而
世難之
無奈嘈
嘈何

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輕重斂散
之以時則準平使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臧臧繈千萬
千室之邑必有千金之臧臧繈百萬春以奉耕夏以奉
芸耒耜器械種饟糧食必取澹焉故大賈畜家不得豪
奪吾民矣